

包公奇傳

(下)

石玉昆編著

包公奇

(下 册)

石玉昆 编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九回	真名士初逢白玉堂 美英雄再试颜查散	 (297)
第三十回	订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家书柳老嫌寒士	 (310)
第三十一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322)
第三十二回	园内赠金丫环丧命 厅前盗尸逆子忘恩	 (333)
第三十三回	小姐还魂驴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客挥金	 (346)
第三十四回	替主伸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357)
第三十五回	铡斩钧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369)

第三十六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379)
第三十七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390)
第三十八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402)
第三十九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414)
第四十回	花神庙行侠救难女 开封府重义露真名	 (425)
第四十一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437)
第四十二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欣逢赵庆	 (449)
第四十三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到案公了辨明冤	 (461)
第四十四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堂真义士面君	 (473)
第四十五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乌告状	 (484)
第四十六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珠宝寺命案大清白	 (496)
第四十七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窟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508)

第四十八回	感恩情许配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520)
第四十九回	蒋义士二回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530)
第五十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541)
第五十一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	 (553)
第五十二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565)
第五十三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恩相保贤豪	 (575)
第五十四回	白玉堂龙楼封护卫 蒋道士翠峰觅兄弟	 (587)

第二十九回

真名士初逢白玉堂 美英雄再试颜查散

且说那人在明间坐了。

雨墨将油灯剔亮，见那人带一顶开花儒巾，穿一件零碎的蓝衫，系一根少穗的旧丝绦儿，登一双无跟的皂靴头儿，满面的尘垢，一派的寒酸。

又见店东亲来向那人陪罪，说：“小二无知，望相公海涵。”

那人满不在乎地说：“你不要如此，我‘大人不见小人过’，饶恕他就是了。你告诉他，叫他好好的伺候，伺候好了，我还要赏他呢。”

雨墨在旁不由得暗笑道：“这番形景，还要闹气派，闹酸款，也只好嘴里充账吧！”

店东去后，颜生问：“尊兄贵姓？”

那人说：“我姓金，名懋叔。”

雨墨暗想：“他怎么配姓金呢？连银也不配姓，只好姓个铜儿、铁儿的罢了。”

又听那金生道：“没领教兄台贵姓？”颜生也通了姓名。他又斟酌是哪个姓字，惟恐“严”“燕”同音。颜生就在桌上写了与他看，他方称道：“原来颜兄，失敬，失敬。请问颜兄用过饭了么？”

颜生说：“尚未。金兄可用过了？”金生说：“不曾。何不不同桌而食呢？叫小二来”。

此时小二却沏了一壶香片茶来放在桌上。金生说：“你把这油灯与我换了，油烟气讨厌得很。我问你，你们这成桌的是什饭食？”

小二连忙殷勤回说：“上等饭八两，中等饭六两，下等饭……”

刚说至此，金生拦道：“谁吃下等饭呢？就是上等饭吧。我且问你，这上等饭是什么东西？”小二道：“两海碗、两个镢子、四个中碗，还有八个碟儿：无非鸡、鸭、鱼、肉，调度的总要配口。”

“别的都罢了，这鱼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是活的。咱们这里从不使死的。”

“你不要夸口，你说是新鲜的，那就是死的；你见‘卖瓜的谁说瓜苦’呢？”

“老爷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小人也不敢校正。”

“你不要老爷小人的！我问你，可有活鲤鱼否？”

“要活鲤鱼，有，大的一两二钱银子一尾。”

“既要吃，还怕花钱么？我告诉你，鲤鱼不过一斤的，叫做拐子；过了一斤的，才叫做鲤鱼。不独要活的，还要尾巴像那胭脂瓣儿一般的，那才是新鲜的呢。你拿来，我看就是了。可还有什么酒？”

“不过随饭的常行酒。”

金生摇头：“岂有此理！吃这样的肴馔，如何吃常行酒呢？不要那个，可有女贞陈绍没有呢？”

小二说：“有四五年前储下的陈绍，就是零星卖，那是四两银子一坛。”

“你好贫嘴！什么多少！你搭一坛来就是了。我告诉你，我要那金红颜色，浓香浓香的，倒到碗里要挂碗，犹如琥珀一般，才是好的呢。”

“一会儿小人搭一坛来当面品尝，果然好老爷再用，不好再换。”

“那是自然的。”

说话时，已然点了两枝烛灯。小二小心殷勤，自不必说，答应着去了；少时，端了一个腰子形的木盆来，里面一尾鲤鱼，足有一斤多重，说道：“请看这尾鱼如何？”

金生说：“鱼却是鲤鱼，你务必用半盆水，叫那鱼躺着，一来显大，二来水浅，它必扑腾，算是活跳跳的，你不要拿着走，就在此开膛，省得你换。”

“老爷放心，这是哪的话呢？”

“哪的话！你们都是那样的习气，了不得，换一尾小些的，算你们有良心。你还是在开膛。”

小二只得当面收拾。金生又吩咐：“你收拾好了，把它鲜爆着。你们加什么配头？”

小二说：“无非是香菌、口蘑，加点紫菜。”

金生说：“我要吃尖上尖，你这里可有什么？”

小二却不明白什么才是“尖上尖”，问道：“老爷吩咐明白了，小人好伺候。”

“这尖上尖，你不晓得？就是青笋哪。”

“青笋，有的。”

“不要那老的，这是要青笋尖儿上头的尖儿，不但嫩，而且是碧绿的，切成条儿，要吃时，着嘴里一咬，那么咯吱咯吱的才好。”

小二答应；鱼已收拾妥了，端了木盆往前面去了。

不多时，果然搭了一坛酒来，拿着锥子、倒流儿，又有个磁盆，当面锥了，下上倒流，撒出酒来，已觉得清香扑鼻；及至撒出看时，真是金红颜色。店小二用茶杯接了一盅递与金生。金生尝了，说：“也还罢了，喝得的。”又递与颜生尝了，便倒了一磁盆灌入壶内。

不多时，小二将酒温来，金生和颜生对面消饮。小二放了小菜，便一样一样端上菜来。金生却连筷子动也不动，只等吃活鱼。二人一面饮酒，一面闲谈，十分投机。

少时，小二将鱼端来。金生便让颜生：“鱼是要吃热的；若冷了，就要发腥了。”

雨墨在旁暗道：“冷了就发腥，这要是豆豉鱼，不是冷的么？炖细鳞白定冻儿，不是冷的么？人家偏要吃凉冻儿，怎么一点儿不发腥呢？独他说鱼又吃不得冷的看他那穷酸样，还充起假姥姥来了。”

又见金生先布了颜生一块，自己便从鱼脊背上用筷子一划，蘸了姜、醋，吃一块鱼，喝一杯酒，连称：“快哉，快哉！”将这一面吃完了，把筷子往鱼腮内一插，一翻手就将鱼的那面翻过来，又布了颜生一块，仍用筷子一划，又是一块鱼一杯酒，将这一面也吃了。然后金生要了一个中碗来，将蒸的面食双落儿一对掰在碗内四个，舀了鱼汤，泡上个稀烂，端起“呼噜噜”吃了，又将碟子扣上，将盘子那边支起，舀了三匙汤喝了，放下碗，舔舔嘴道：“我是饱了，颜兄请自便，莫拘束。”

颜生此时也就饱了，二人离席。

金生吩咐小二：“我们就只一个小童，该蒸的，该热的，不可叫他吃冷了；想来还有酒，他若喝时，只管给他。”小二连连答应。



说着话，他二人进屋内去了。

雨墨此时见剩了许多东西，全然没动，明日走路，又拿不得，瞅着又是心疼，吃又吃不了，心中更是怨恨金生，只得拣爱吃的让小二热了两样，也暖了一壶酒，随喝随吃，忙忙的吃毕。

店小二还过来笑吟吟的问：“二爷，还找补什么，只管吩咐。”

雨墨瞧了他一眼，口里不说，心内暗道：“你要早把烩锅炸拿来，我们吃完了饭，那姓金的来了，也不至于这么折腾了！”雨墨一语不发，连忙来至屋内；见金生张牙欠口，前仰后合，已有困意。雨墨暗道：“好造化，吃饱了食困，他倒舒服。”

只听颜生说：“金兄，既已困倦，何不就请安息呢？”金生说：“我就在这床上。颜兄在哪里？”颜生说，“我在这边炕上。”金生说：“好极，好极！如此，我就要告罪了。”说罢，往床上一躺，只听“呱哒”一声，皂靴头儿掉了一只；他又将这条腿往磕膝上一跷，又听“噗哧”一声，把那只皂靴头儿扣在地下。什么叫被褥，什么叫头枕，双手往脑后一垫，虎抱头，竟自“呼呼”睡去。

颜生略坐片时，使眼神叫雨墨将灯移出，自己枕了包裹，也就睡了。

雨墨移出灯来，放下单布软帘，坐在明间大炕上，心想这一晚上用度不轻，“看那姓金的样儿，还有这些银两么？必是我们破钞。这是从哪里说起，平空的就被人冤，就受人赚呢！这才头一天，往下可怎么好呢？”雨墨越想越烦，哪里睡得安稳；翻来覆去，好容易刚刚睡去，忽听有脚步声响，睁眼看时，天已大亮，只见颜生从屋内悄悄出来，低言说：“取

洗脸水去。”

雨墨叫了店家要了水来。颜生净了面。店小二沏了茶来。雨墨递了一杯，颜生正在吃茶，忽听屋内咳嗽，雨墨掀帘一看，见金生伸着懒腰，将两腿一蹬，那两只袜底板儿漆黑，前头露着指头，后头露着松花似的脚后跟，原来袜底儿两头儿两个大窟窿，正于当中联着一寸有余。只见他打了个哈欠，口内念诵道：“一觉放开心地稳，不知红日照晴窗。”念罢，一翻身爬起来，道：“略略歇息，天就亮了。”手扶床沿，两脚满地找靴头儿。

雨墨进来问：“给金相公舀水洗脸？”

金生说：“我不洗脸，我是怕伤水的。叫小二瞧我们的账，开个清单子来我看。”

雨墨暗道：“有意思，竟要让账！他要真给了，那可是人不可貌相了。”

只见店小二开了账来，上面写着：“上等饭一桌，银八两；女贞陈绍一坛，银四两；活鲤鱼一尾，银一两二钱；房钱、零用一切，银四钱八分：共用银十三两六钱八分。”

金生看了说：“不多，不多。外赏你们店小二、灶上连打杂的银二两。”店小二谢了。

金生执手向颜生说：“颜兄，我也不闹虚了，我也不让了，咱们京都再见，我要先走了。”

颜生送出房门。金生又哈腰说：“请了，请了。”踏着皂靴头儿出店去了。

这里颜生便叫雨墨，叫了多会儿，雨墨慢条斯理儿道：“有。”颜生说：“会了银两走路。”

雨墨又迟了半天，应道：“哦。”他赌气拿了银子，到了柜上，争争夺夺，给了店家十四两。店家还说赔了一两六钱

八分银子，委曲得了不得。

雨墨说：“按九扣给你，还便宜你们；论理，现钱照顾，该给你们八扣才是。”

会完了账，雨墨回身进屋，背了包裹，方同相公出了店，慢慢来至村外，便问颜生道：

“相公，看那金相公是个什么人？”

“那是念书的一个好人。”

“怎么样，我说相公没有出过门，果然相公不知路上有多少的奸险呢！有诳嘴吃的，这还是小事；就有拐骗东西的；甚至有设下圈套害人的；奇奇怪怪的法子多着呢。相公如今拿着姓金的当好人，将来必要上他的当。据小人看来，那金生不过是个帮闲凑趣的吃货之流。”

“你休得胡说！小小人家，为何造这样的口过？我虽然没出过门，这好歹人，我还是认得真、分得清的。我看金相公斯文之中含着一股英气，将来必不是穷困之人。你不要管，纵然他诳嘴吃，我无非多耗费几两银子，有甚要紧？你再休来管我。”

雨墨暗自忖道：“难怪人常说书呆子、书呆子，果然不错。我原是为他好，不想相公倒嗔怪了，只好由他罢了。”到了打尖之时，雨墨赌气，要了个热闹锅渣；及至菜来，他从怀内掏出个油纸包儿来打开，却是火肉、晾肉、白肚儿等，全是昨晚饭菜上的。

主仆二人吃了早饭又走，到了天色将晚时，来至兴隆镇找店歇下。这个店小二比昨日的和气多了招呼二人店内歇息。二人刚坐未暖席，忽见小二进来，笑容满面，问道：“相公贵姓颜么？”

雨墨说：“不错。你如何知道。”小二说：“外面有一位金

相公找来了。”颜生忙说道：“快请，快请。”雨墨暗想：“真是‘冤家路窄’！他是吃着甜头了。但只一件，我们花钱，他出主意，未免太冤。今晚我们爷儿们何不也出个主意呢？”想罢，迎出门来，道：“金相公来了，很好，我们相公正在这里盼望呢。”

金生说：“巧极，巧极！又遇着了。”

颜生连忙执手相让，彼此就坐，今日见了，比昨日更觉熟识亲热。说了数语之后，雨墨在旁说：“我们相公尚未吃饭，金相公必是不曾，何不同用，叫了小二来先商议，叫他备办去呢？”金生说：“是极，是极。”

正说着，小二却沏了茶来，放在桌上。雨墨猛然道：“讨厌得很！”一句话，不但金生瞅着雨墨，连颜生带小二都瞅着他，不知他此话说谁。只听雨墨慢慢地道：“不要油灯，那油烟气是最难闻的。”

小二方明白是说油灯讨厌，连忙道：“蜡灯预备下了。”金生暗点缀道：“他这说话法，后头的话比头里多，竟是先说后批。”又听雨墨问说：“这成桌的是什么饭食？”

小二说：“上等的八两；中等的六两；下……”刚说了一个‘下’字。

雨墨拦道：“你必说下等的四两。什么上等的、中等的、下等的！你说上等饭、中等饭、下等饭就结了。”

小二笑道：“是，我说错了，求二爷担待。”

“就是上等饭吧。我也不问你什么肴馔，无非是鸡、鸭、鱼、肉。你们这个鱼是死鱼呢，还是活鱼呢？”小二道：“是活鱼。”

雨墨道：“固然是活鱼，你肯说是死鱼吗？你又不那么傻，你见‘卖瓜的谁说瓜苦’呢？你们可有活鲤鱼没有？”

雨
墨



“有是有的，不过贵些。”

“既要吃，还怕花钱么？我可告诉你，你可不准拿拐子充鲤鱼，总要一斤多，那才是鲤鱼。活的与活的不同，必须要尾巴像那胭脂瓣儿似的才好，你拿来我瞧就是了。还有酒，我们可不要随饭的常行酒；我们二位相公最爱喝久存的女贞陈绍。”

“那是四两银子一坛，不零卖的。”

“什么多少，你也太贫嘴了！你搭一坛来，咱们当面尝。我可要金红颜色，味道要浓香浓香，还要挂碗，仿佛琥珀一般。错过了这样，我是不要。”

小二连连答应着去了。

雨墨斟了茶先递与金生。金生笑嘻嘻问：“你今年多大了？”

雨墨说：“十四岁了。”

金生点头称：“好聪明，好机灵！”雨墨又递了颜生的茶。只见小二拿了灯来，后面却跟着个打杂儿的，提着个带梁儿的鱼桶。小二道：“二爷，请看这鱼如何？”

雨墨上前一看，见这尾鱼比昨日那尾又大些，里面水也不少，却是在桶内活泼泼乱跳，连声夸：“好鱼，好鱼！你们多用腰子盆，浅浅的水，叫那鱼躺着，扑腾腾也显大，算是活跳的，何不如此呢？”

不多时，搭了酒来，撤出来，比昨晚那酒颜色虽淡些，其味却香多了。

雨墨舀了一茶杯递与金生：“金相公，先尝了，包管喝得过。”

金生接了，尝后点头道：“满好的，满好的！比昨晚那酒强多了！”

雨墨灌了一壶，略略的温了，先与金生斟上，后与颜生也斟了。彼此擎杯，小二安放了小菜。

雨墨又吩咐说：“你把佛手圪塔放在这边，这位相公爱吃。”

金生说：“你也该歇息歇息了。他这里上菜，你少时再来。”雨墨也就退出，等着鱼来再进去。

不多时，小二端了鱼来。雨墨跟进来，问：“带了姜醋碟儿来了？”

小二说：“带来了。”雨墨便将酒壶拿起，站在金生旁边，满满斟了一杯，说：“金相公，拿起筷子来，鱼是要吃热的，冷了就发腥了。先布我们相公一块。”

金生说：“那是自然的。”果然布了一块。刚要用筷子再夹，雨墨忙说：“金相公，还没有用筷子一划呢。”

金生道：“是呵，我倒忘了。”从新打鱼脊背上划了，方夹到姜醋碟内，端起杯来一饮而尽。

雨墨说：“这酒有我斟呢，金相公只管吃鱼。”

金生说：“好极，好极！我倒省了事了。”仍是一杯酒一块鱼。

雨墨又问：“金相公，妙哉不妙哉？”

金生点头说：“妙哉得很！妙哉得很！”

迟了多会儿，雨墨见金生吃了些蒸食，这一面鱼吃了不多，便问道：“金相公，这面鱼还有许多，为何不吃了呢？”

金生道：“今日这尾鱼比昨日的大多了；再者，昨日你并没尝着，故此今日把这面留下些，给你尝尝，不枉你辛苦了这半天。”

“这又叫金相公费心。”

金生说：“颜兄，你这小管家，叫他跟我倒好，我却省说

话的。”颜生也乐了。二人便进里屋闲谈。

雨墨也想开了，在外头盘腿稳坐，叫小二服侍，吃了这个，又要那个；吃完了，来到屋内，已听见金生打哈欠。颜生劝他安歇。雨墨暗道：“索性等他打了呼，再进去移灯。”不多时，只听呼声振耳，雨墨进来将灯移出，也不愁烦，竟自倒头睡去。

至次日天亮，仍是颜生先醒，来到明间。雨墨伺候脸水洗面。雨墨听金生咳嗽，连忙进了里间，见他伸懒腰，蹬脚丫儿，雨墨高声念道：“一觉放开心地稳，不知红日照晴窗。”

金生睁开眼道：“你真聪明，连这两句都记下了。好的，好的！”雨墨说：“不用给金相公预备脸水了，看伤了水。就叫小二开单来算账就是了。”

说着话，来到明间，向小二要了账来，自己先看了一遍，共银十四两五钱六分，转身对金生说：

“金相公，请看，今日比昨日多了八钱八分银子，其实也不多。什么缘故呢？头一宗，小二和气；再者，这尾活鱼真大，真新鲜；尖上尖也强；就是酒，也是真正香绍。莫若也赏他二两银子吧。”

“使得的，使得的。”

“再者，金相公与我家相公‘一遭生，两遭熟’，也不用闹虚了，有事只管先走，还是京都再会吧。”

“如此说么，我就要先走了。”

颜生挽留说：“金兄若无事，何不同行呢？”

金生说：“颜兄，你不晓得，我有我的事，是走不到一路的，还是我先走的好。”

雨墨暗说：“你固然得先走了，若不走，这笔账好意思还叫人给么？”